

现代西方史学 思潮评析

罗凤礼 主编



K091
4

95371

罗凤礼 主编



200413506

现代西方史学 思潮评析

中央编译出版社

1007/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罗凤礼主编;李春平等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3

ISBN 7-80109-091-8

I. 现…

II. ①罗… ②李…

III. 史学史-西方国家-现代

IV. 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2617 号

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

出版: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话: 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通县向阳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16 千字 印张: 9.25

版次: 199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3.50 元

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外（尤其与西方）学术思想交流日益频繁密切，互相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倾向和趋势今后仍将深入继续发展下去。历史学的相互影响方面，首先表现在史学理论方面；这有助于我国史学理论思维的深入与提高。但这方面工作的缺点在于：①对西方各家各派介绍不很全面。②对它们或他们的研究不够细微、扎实。③对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作用，研究极为不够，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目前本书的问世，可谓“青山正补墙头缺”，虽则是初步地但却很好地弥补了史学界这方面的缺欠。可以说，没有这一步理论上的革新，我国史学界就摆脱不了其抱残守缺的五十年一贯制。任何学科都是随着时代而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历史学也不例外。

全书以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比较全面而系统地评介了本世纪西方各家各派的重要史学理论，并能联系到其具体的历史背景来考察他们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过程在理论建设方面的得失。总的说来，西方各家各派虽在其突破传统方面各有其贡献，然而在建立新的综合体系中，却都有其严重的缺欠。对于历史整体的把握，他们往往陷入破碎支离；对于历史认识的性质上，他们大多流入相对主义而否定历史本身以及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本书在认真汲取他们合理内核的同时，能够努力做到抛弃其神秘主

义的外衣。应该认为这是一种有价值的创新性的尝试。本书文字深入浅出，易于为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相信必能对我国的史学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何兆武

1995年3月31日

此书若能在我国目前出版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本书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纷纷介绍到我国来的西方各种史学思潮而写的。当代西方史学变化很大，尤其在二战以后发展尤快。西方各种史学思潮，国内读者过去了解很少，或者只是片面地批判否定。改革开放以后，各种西方史学思潮纷至沓来，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也有利于我国史学的革新，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介工作跟不上。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80年代，我国学界（包括史坛），常常掀起诸如“弗洛伊德热”、“韦伯热”等等“热浪”。这种炙手可热的现象实际上反映出研究的缺乏和评论的跟不上。西方各种史学思潮有它自身的优缺点，有它发生发展的历史条件，有它的精华和糟粕，这些都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分析批判。这个工作并不是没有人做，但做得不够系统、全面、及时。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一些弥补的作用。

本书的绪论部分概要地叙述了本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总趋势，分析了西方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以及新史学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另分章分别评介了本世纪西方主要的史学思潮及代表人物，计有克罗齐、柯林武德、韦伯、弗洛伊德、汤因比、卡尔、汤普森和年鉴派。作者皆为对所研究对象下过多年功夫的学者，掌

握了大量资料。更为可贵的是，他们都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加以评述。因而，本书既有助于读者从整体上去把握和了解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趋势、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进步，又能对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具体的了解。作者们在评述的过程中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帮助读者去进行分析，文字也流畅通顺。我们在引进、介绍西方的史学思潮时，加强这种评析工作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这正是本书的意义所在。我愿意郑重推荐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陈启能

1995年3月16日

本书作者

第一、五章 罗凤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第二、三章 李春平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第四章 杨玉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第六章 张志刚

(北京大学哲学系)

第七章 于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第八章 刘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第九章 杨豫

(南京大学历史系)

序

本书是集体研究成果。

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室确定一个集体研究项目，当时称之为“当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后经领导批准，把它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项目。参加这一课题研究的除本研究室的四位同志之外，还有分别任职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京大学的三位同仁。我们七人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终于在1994年底完成研究，写成此书，最后定名为《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

现代西方史学纷纭复杂，五花八门，若对其理论思潮详加评述，实非易事，更非二十万言的小书所堪胜任。因此，本书尽量收缩视角，以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及其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特点为中心线索，选

择七位最有影响的西方学者和法国的年鉴学派来加以评析，希望借以揭示西方现代史学思潮的轮廓。此外，本书选评的几位学者的代表作多有中译本，对中国史学界和一般读者有较大影响，本书但愿能够抛砖引玉，与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共同增进对这些思想家的全面认识，这也是我们研究与写作的主要意图。

全书共九章。绪论旨在提携全书，以弥补由众手成书造成的各章间联系的不足。其余八章则分别论述七位学者和年鉴学派，其题其文不言自明。

本课题立项之初，实由陈启能、于沛两位同志担当组织工作，署名主编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诚表谢意。此外，何兆武先生对于此项研究也曾给予热情关怀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今天，承蒙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又幸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面世。对于他们积极扶持学术研究的伯乐精神，我们不胜感激，并致敬意。

书中舛讹讹误在所难免，敬祈学界同仁及读者指正。

主编

1995年12月

目 录

序

第一章 绪论：西方史学巨变——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	1
第一节 西方传统史学	1
第二节 传统史学的衰落与新史学的崛起	8
第三节 新史学的成就与危机	20
第四节 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	30

第二章 克罗齐的史学理论	40
第一节 历史与哲学	41
第二节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47

第三节 关于历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及因果观	54
第三章 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	61
第一节 历史学与自然科学	63
第二节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68
第三节 史学中“培根式的革命”	76
第四章 马克斯·韦伯史学思想述评	86
第一节 韦伯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	87
第二节 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96
第三节 韦伯与马克思	103
第五章 弗洛伊德的史学活动及其影响	110
第一节 以俄狄浦斯情结推断人类史前史	111
第二节 对某些人类群体及历史名人经历的臆断	120
第三节 以人的本能解释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	129
第四节 弗洛伊德对西方史学的影响	137
第六章 汤因比和他的《历史研究》	143
第一节 历史概念再认识	144

第二节	文明社会结构观	151
第三节	历史之阶段与动因	157
第四节	汤因比的最后结论	166

第七章	爱德华·卡尔历史思想述论	179
第一节	历史事实的主观性和客观性	180
第二节	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187
第三节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193
第四节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	199
第五节	历史的进步性问题	205

第八章	E. P. 汤普森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212
第一节	认识论	213
第二节	方法论	225
第三节	阶级理论	234

第九章	法国年鉴学派	250
第一节	年鉴学派的创立	252
第二节	长时段理论	261
第三节	系列史	268
第四节	心态史	274
第五节	探索新的方向	278

第一章

绪论：西方史学巨变

——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

20 世纪西方史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即新史学的崛起及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这是现代西方史学思潮变迁的中心环节。本章为使读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以下各章内容，拟对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演变、新史学的特点及其成就与危机等问题略作评述，对于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将略加涉及。

第一节 西方传统史学

与当今统治西方史坛的新史学相对而言的传统史学是指 19 世纪末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基本特点至今仍无本质变化的西方史学，也称老史学。传统史学

的形成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

西方史学与其他各种人类文明中的史学一样，都是人的知识中最古老的部分。18世纪以前，由于人类的各种人文和社会方面的知识尚未充分地分化成各种学科，因此史学并无独立存在的形式。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各国由于经济政治形势的需要而迎来了史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德意志各邦内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为了提高民族凝聚力 and 促进德意志统一而大力提倡历史教育和宣传，成立了德意志历史学会，并于1823年开始编纂出版《德意志史料集成》，由专门学者搜集整理从公元6世纪至15世纪长达1000年间有关德意志的各类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按类编纂成册。此项工作到1925年才最终完成，共集成史料126卷。英国史学家紧随德国同行之后，也编起了《不列颠史料集成》。

19世纪最后30年，西方各国分别建立或加强档案机构，并将有关重大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的档案材料向学者们开放，鼓励史学研究。各国史学家们为促进彼此的学术活动而普遍成立了历史协会等学术组织，办起了专业学术刊物。同时开始在大学里设立独立的历史系，建立培养历史专业博士生的制度。从此以后，历史学家开始主动有计划地培养自己的专业接班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史学研究与著述不过是政客或其他上层人物偶尔为之的副业。在大量史学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史学理论与方法也形成了初步规范，8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在德国和法国出版了两部专著，一部是伯因汉(Ernst Bernheim, 1850—1922)的《史学方法论》，另一部是朗格卢瓦(C. Langlois, 1863—1929)和塞诺博斯(C. Seignobos, 1854—1942)的《史学研究导论》，论述了史学研究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问题。综上所述，19世纪末叶的西方史学在学术组织、专业人才培养、理论方法研究与著述实践等方面都已完全成熟，它于是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学科。

那么作为独立学科出现的西方史学即传统史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让我们从其内容本体、方法论与认识论等几个方面作一简要剖析。

自古代以来，绝大多数史籍都是记录王朝更替和帝王将相等上层统治者的政治、军事及外交活动的。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西方史学吹进了一股新风，伏尔泰于1756年出版的《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便跳出了上述窠臼，是一部地道的文化史著作，而且，它不仅概述欧洲各国的文化，还涉及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化。伏尔泰认为，历史应包括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经历，不单单是政治方面的，还有人们在生产、交换以及思想、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的情况和变化。因此伏尔泰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为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大作出了贡献。他所开辟的事业不乏后继者，如19世纪法国的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98—1874）、英国的格林（John Richard Green, 1837—1883）、美国的麦克马斯特（John Bach McMaster, 1852—1932）等人都注重研究社会文化史和人民史，而且留下了杰出著作。但遗憾的是，从总体上来说这不过是细小的涓流，并未动摇过精英政治史在西方史学中的主流地位。

及至19世纪末，以上层精英分子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史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不仅毫无削弱，而且随着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而成为历史学的固定领地，受到史学界内外的承认。这有其社会根源和学术界内部的原因。

19世纪的西方世界接连经历了一连串的重大政治事件，如继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战争、英国的议会改革、意大利的统一、德意志的统一，以及美国在西半球和太平洋上的扩张及其门罗主义的出笼和演变，等等。在这一系列尖锐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斗争中，历史学家陷入党争、政争和国际争端而以历史为其政治目的或信仰服务，乃是普遍现象。因此，西方政治的需要和史

学家响应这种需要而做出的抉择，都导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以社会上层精英分子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史的畅行无阻。这种倾向可以由具有巨大影响的综合性史学刊物《英国史学评论》的观点来作具体说明。该刊于1886年创刊，其创刊号前言论及史学的实质内容和范围时指出：“国家与政治将是史学的主要题材，因为国家的活动和在国家事务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个人的活动通常比平民的活动重要得多。”^①如此大力提倡精英政治史学的同时，历史学家们对于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及习俗状况的发展演变却颇为冷漠。这样，西方传统史学不仅是十分狭隘的，而且它所关注的民族国家史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也是大成问题的。更有甚者，狭隘民族国家史的撰著与西方各大国日益膨胀的民族沙文主义两者之间互相影响，陷于恶性循环，不仅毒化了史学，而且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大灾难埋下祸根。这在下文还将提到。

西方传统史学之所以为政治史所独霸还有学术界内部的原因。作为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阵地的高等院校是按系分科组成的，每个文科系（即各个学科）都要求在有关人的研究中分得一块特定领地，这使史学必须同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分割对于人的研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学的某些分支学科，如法律史、艺术史和教育史等在取得专业化地位之后也剥夺了普通史学的一部分领地。对于这些情况，英国剑桥大学的历史教授西莱（John Robert Seeley, 1834—1895）不无悲哀地说：历史学归根结底只是“一种残余物，这种残余物就一批又一批的历史事实，为某些其他科学拿走之后留下的东西”。而

① 弗里茨·斯特恩：《各种各样的历史学》（Fritz Stern,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兰登出版社1973年版，第175页。

这种被其他科学学科或分支学科剥夺之后的“残余物”就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①

西方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过程也就是西方传统史学方法逐渐成熟的过程，而德意志则是西方传统史学方法生长成熟的故乡。

早在 19 世纪初叶，普鲁士历史学家尼波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1831）便在研究罗马史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前人的史著有错误，其原因是疏于对原始资料的钻研。因此他主张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来批判古籍，重视原始的史料证据。^②后来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继承并发展了尼波尔的精神和方法，他注重研究原始的档案资料和历史事件亲历者的记录，相信这样便会做到“客观”地“据实记事”。兰克不遗余力地查访德意志各地及欧洲各国的公私档案馆，搜集、挖掘和考证资料，不仅形成了一套考证史料的方法，而且写出了大量史料翔实可靠的历史著作。同时，兰克在柏林大学主持历史讲座长达 46 年之久，培养了大批历史学家，他们共同形成了最具影响的兰克学派。其影响不仅遍及德意志，而且通过外籍学生深入到英国、法国和美国，因此兰克的史学方法论在 19 世纪末叶至 20 世纪前期的西方传统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

西方传统史学的代表性刊物之一法国的《史学评论》在其 1876 年创刊号的前言中说：本刊只接受以“原始资料为根据”的稿件，作者应采取“严格的科学表述方法，每个论断都须有证据、有史料出处和引语”，同时本刊文章在修辞上“要保持为学者和读

① 詹姆斯·鲁滨逊（也译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48 页；斯通：《过去与现在》（Lawrence Stone, “The Past & The Present”），劳特利奇—凯根·保尔公司 1981 年版，第 6 页。

② 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53—154 页。